

明

史

明史卷二百六十九

列傳一百二十

胡世寧 子繼

李承勛

吳廷舉 弟廷弼
梁景行

鄭岳

范輅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除德安府推官。時岐王初就國，從官多驕，世寧頗裁之，王不悅。世寧曰：「民高皇帝之民法，殿下家法也。世寧何敢翫殿下法，殃高皇帝民！」他日復請湖田，持不可，乃止。遷南京刑部主事，應詔陳邊備十策，復上書極言時政，闕失。時孝宗已不豫，然猶領之，再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相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出爲廣西太平知

府地接交趾苗獠雜居性黠輕亂太平知州李濬抗政阻兵數殺掠吏民世寧密檄龍英知州趙元璠禽之思明叛族黃文昌四世殺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獷不可制副總兵康泰偕世寧入思明執其兄弟三人而恭懼文昌來襲率兵夜遯委世寧空城中危甚賴諸土酋多德世寧相與發兵來援乃得還文昌懼歸所侵地降先是土官承襲長吏率要賄不時奏以故諸酋怨叛世寧令生子即聞之府應世及者年十歲以上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趨謁知府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官於朝土官大悅復以次平羅陽爭立定

茗盈疆建壺關以捍北城費不及民毋喪歸服關赴
京道滄州遇流寇攻城急世寧即馳入城晝防守計
賊攻七日夜不能拔引去再知寶慶府岷王多受訟
繫人取財乃下教即王有所逮必與其人俱來僞者
治之自是府中相戒毋犯鎮守中官王潤有所丐請
不應又繫治其從人爲姦利者潤雖內嘆卒不得逞
遷江西副使時羣盜猶盛與都御史俞諫定晝征討
多所擒滅已從擊王浩八於開化浩八奔裴源與僉
事高賓分軍討平之乃以其暇城廣昌南豐新城三
縣寇警益稀當是時寧王宸濠驕橫有異志遠近咸

知之莫敢言世寧憤甚正德九年三月上疏曰江西之盜勦撫二說相持不決臣愚以爲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毋赦初起者亟勦如是而已顧今江西所患不止盜賊寧府數年以來威勢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又承奉大過數假火災奪民廬地採辦擾旁郡蹂藉徧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矣望即擇公忠大臣鎮撫勅王止治其國毋撓有司以靖亂源銷意外變章下兵部尚書陸完故黨宸濠言寧王實賢爲宗室望違制擾民必出僞托

但取旨令宸濠聞則大怒列世寧斬罪十徧賂權幸
及用事大臣必殺世寧章下都察院時李士實爲右
都御史亦宸濠黨也遂與左都御史石玠等言世寧
狂率當治而宸濠奏復至指爲妖言乃命錦衣官校
逮捕世寧時已遷福建按察使取道還里宸濠遂誣
世寧爲逃馳使屬浙江巡按御史潘鵬令執送江西
於是鵬盡繫世寧家人索之急賴李承勛方爲按察
使保護之世寧乃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遂下錦衣
獄從獄中三上書言宸濠逆狀甚悉卒不省繫獄歲
餘羣小助宸濠者必欲致之死會言官程啟充徐文

華蕭鳴鳳和衷等交章論救楊一清復以危言動錢寧乃謫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完士實鵬並得罪世寧遂起戍中爲湖廣按察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道聞世宗即位疏勸修德講學以司馬光仁明武三言進因薦魏校何塘邵銳可爲講官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可任輔弼知府劉蒞徐鈺先爲諫官有直聲宜加擢用時避其言松潘所部皆熟番後將吏不能制率輸貨以假道番由是益橫殺官軍憚不敢詰即官軍殺番輒坐抵罪世寧疏陳方畧請選將益兵立賞罰格嚴隱匿之禁修烽堠時巡徼以振

兵威通道路詔悉施行又劾副總兵張傑中官趙欽貪虐皆罷去甫兩月召爲吏部右侍郎未上以父憂歸既免喪家居朝廷方議大禮異議者多得罪世寧乃䟽言方今急務孝親爲大保民爲本乞早定追崇大禮肆赦羣臣小過使各陳救災弭亂保民之策䟽成未即上語稍稍聞京師既有議遷顯陵祔天壽山者世寧極言不可乃并前䟽上之帝深嘉歎無何聞廷臣伏闕諫爭有杖死者馳䟽言臣向者以仁明武三言進然三者尤以仁爲本明與武所以成其仁者也其在於天仁則生成之德明則日月之臨皆不可

一日而無武則雷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故仁可過而明不可過明過而察明猶可過而武不可過武過則殘今廷臣議禮忤旨者陛下赫然示威廷辱之以箠楚其間有心實忠純體素羸弱者偶覲雷霆之下得無傷生成之德乎傳之天下書之史冊謂鞭撻行於殿陛刑辱上於士夫非所以光昭聖德也席書以達禮受知特擢禮部尚書書何假辭避第恐後有援書爲例夤緣倖進者不可不慎也至若新進英達今雖一言有合後難保言之必當舊德老成今雖一事偶過後未必事事之皆非尤望陛下以三無私之

心照臨於上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幸甚帝雖不能從亦不忤也明年六月召爲兵部左侍郎條戍邊時所見險塞利害二十五事以上又請善保聖躬毋輕餌藥物獻秦誓洪範繫辭節初爻講義請戒媚嫉操威福慎幾事并乞留中給事中余經遂劾世寧心術奸回啟告密之漸世寧乞罷請下前疏示廷臣不許大禮成進秩一等復陳用人二十事五年工匠趙奎等五十四人以中官張忠請悉授職世寧言官賞過濫不納屢疏引疾舉李承勳何孟春自代乃改南京吏部就遷工部尚書明年召爲左都

御史加太子少保比入朝力辭官銜許之因請帝虛心待物毋以喜怒爲用舍帝嘉納焉世寧故方嚴及爲都御史務持大體條上憲綱十餘條以清庶獄肅官方而末言近者士習忌刻一遭譏毀則終身廢棄如浙江僉事彭祺治縣稱循良爲御史能守正徒以發一豪俠之罪受謗奪官臣謂諸如此比宜許大臣申理特賜原復帝採其言惟祺事報寢執政請禁私謁世寧曰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由悉其才行若屏絕過從徒采浮言按書考而求激揚之當臣不能也帝以爲然遂弗禁俄復改刑部尚書

每中外上重獄必絜情法不避嫌怨雖奏當成衆知
勢不可反世寧亦奮身執議懇惻別白爲帝言之帝
常感悟曲聽中官剛聰與漕舟爭道誣漕卒掠所進
御服當坐二千人世寧劾其妄請勿窮治已聰舍人
訐聰詐坐抵罪帝乃益信世寧王瓊修郤于陳九疇
將致之死亦以世寧救得遣戍卽中李文等三人不
習刑名恤刑多失出世寧劾罪之自是諸卽無弗飭
者時有司奏河清甘露降方告謝齋宿風霾大作世
寧乞罷黜以荅天變不聽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七
年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再辭不得命則陳兵政

十事曰定武畧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馭土
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謬誤惜人才所言多破常格帝
優旨褒荅乃拜命時土魯番貢使至乞歸哈密城易
降人牙木蘭王瓊欲因以爲功上其事世寧䟽言先
朝不惜棄大寧交趾何有於哈密况初封忠順爲我
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爲土魯番所執遂狎與戎比
以疲我中國耗財老師轉令戎得挾以邀索臣竊以
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和順寧順安定三王等耳安
定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存亡不可知我一切不
問而獨戀戀哈密何也謂宜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

中國便又言牙木蘭本曲先衛人反正歸順非納降
比彼安得索之唐悉恒謀事可鑒也時璵等皆主瓊
議格不用獨留牙木蘭不遣如世寧言居兵部三月
自度不得盡行其志亟稱疾求去帝不許免其朝參
世寧又上備邊三事固稱疾篤乃聽乘傳歸給廩隸
如制歸數月復起南京兵部尚書固辭不拜九年秋
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風格峻整居官廉疾惡如讐
而薦達賢士惟恐不及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坐累廢
副使施儒揚必進考察被黜御史李潤副使范輅爲
時所抑連章薦之與人語呐不出口及具疏援据古

今洞中窳會廷臣皆自以爲不及與李承勛善而持議不苟合承勛欲授隴勝官復芒部故地世寧言勝非隴氏子芒部不當復立議雖不行識者以爲當始以議禮是張璉桂萼璉萼德之欲援以自助而世寧絕不附會論事徃徃牴牾萼議欲銷兵世寧力折之昌化伯以他姓子冒封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萼爲之色變時萼方爲吏部而世寧引疾奏言今天變人窮盜賊滋起咎在吏戶兵三部不得人而兵部所繫尤重請避賢路又以哈密議語侵璉諸大臣皆忌之而天子卒以議禮故始終優禮

不替也子純以父任知肇慶府有才行繼幼不慧不
爲世寧所知世寧在江西出討賊部將入見繼繼爲
指示陳法進退離合甚詳凡三日世寧歸閱大異之
詰之知其故歎曰吾有子不自識何也自是擊賊輒
令繼從與策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十不失一也世
寧方草䟽論宸濠繼請曰是且重得禍奈何世寧曰
吾身已許國違恤其他及世寧下獄繼念其父病死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父田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
巡撫順天有操執爲政不苛承勛其少子也幼精敏
長與兄郎中承恩貢士承顏從兄評事承芳貢士承

箕相師友砥礪行業並有名承勛舉弘治六年進士
由太湖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歷工部郎中出爲南
昌知府時寧王宸濠縱其下爲奸利盜日益多承勛
有雄畧當機輒應募驍勇廣詞謀繕壁壘爲戰守計
甚備正德六年贛州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
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又陷瑞州諸道兵多蹙
縮不敢前獨承勛督民兵進勦數有功明年華林賊
殺副使周憲憲軍大潰承勛單騎入憲營衆乃復集
都御史陳金即檄承勛討之賊黨王竒來聽撫搜得
其衷及縱使還竒感泣誓以死報承勛委信之時令

宿帳中竒乃密入砦說降其黨與之期俾從中爲應
竒還報承勛率所部及田州狼兵五百人銜枚登山
竒與數人前導夜三鼓竒拔柵官軍奮前擊之降者
亦自內出助鬪賊倉猝求鎧仗不得遂潰斬首千二
百有竒明旦搜山谷斬獲如之賊勢大衰已從陳金
以大軍入賊渠羅光權胡雪二授首華林賊平鎮守
中貴黎安嫉其功誣承勛擅易賊首王浩八獄詞坐
下吏大理卿燕忠即訊得白九年舉治行卓異超遷
浙江按察使貞憲謹度吏民畏服歷陝西河南左右
布政使十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邊備久

弛開原尤甚存士馬纔十一二墻堡墩臺頽圯殆盡
守將不遠斥堠僅依城塹自守而城外延袤數百里
悉爲諸部射獵地承勛至銳意修築䟽於朝會世宗
立發帑銀四十餘萬兩版築大興又慮諸部來擾命
步將四人各將一軍守要害而身負畚鍤先士卒凡
爲墻塹各九萬一千四百餘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
逋逃三千二百人開屯田千五百頃又城中固鉄嶺
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撫順扼遼東八寇要衝邊
防甚固錄功進秩一等劾分守中官劉岑貪肆請召
還毋遣代又數陳軍民利病值朝政更新䟽咸報可

嘉靖二年旱災請賑得帑金三十萬兩軍民胥悅尋以疾歸四年起故官涖南院三遷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條上足兵食八事帝以京營多弊欲振飭之遂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專督團營七年兼掌都察院條上知人四事未幾以疾三疏乞休且陳時務所急謂山西潞城賊以四道之兵十數倍之衆討之而不統於一人故無功宜責鎮巡諸臣協和先謀其可勝而後以兵從之川貴芒部之役措置乖方再勝再叛頃又調永順土兵所過剽劫慘於盜賊中國之民比年苦歲苦兵而復爭蠻夷無用之地

陷之塗炭臣竊哀之宜命伍文定深惟遠慮毋一意
用兵豐沛河工二年之內三易大臣費二十餘萬而
工不就宜令羣臣知水利者各陳所見俾侍郎潘希
曾相度可否詢謀僉同然後與復其尤要者在決壅
蔽之患通上下之情願倣唐宋轉對次對故事不時
召見大臣咨謀政事天下幸甚帝不聽辭而下其議
於所司時四川陝西山西湖廣歲稔詔免田賦承勛
言有司例以十月始徵賦今九月矣恐官吏督趣陰
圖乾沒宜及其未徵遣官馳詔告以所蠲之數令山
陬僻壤無不戶曉有司不能奉宣德意者罪之撫按

失舉奏并坐因免不急之務罷鬻爵之令以回天意
帝褒納之京營把總湯清有罪承勛奏奪其職武定
侯郭勛爲請求復語侵承勛承勛因上疏求退且言
臣任提督而爲把總所評總風絕而爲將帥所攻既
辱君恩亦傷憲體矧歲當朝覲臣與有考察之責一
武夫不能服何以服天下士大夫心疏上有詔慰留
承勛復言勛懷詐面欺臣不能與共處請解營務專
理院事帝慰留如初趣視京營給事中王準等數勛
專恣罪請懲創清乃降勅責勛而下清法司按治八
年二月兵部尚書胡世寧致仕詔承勛還部代之疏

言朝廷有大政及推舉文武大臣必下廷議甚盛舉也然往往相顧不發拱手傾聽於陛下虛懷博詢之意殊不稱宜及未議前備條所議布告與議者俾先論其故然後平心商質各盡所懷議苟不合不必強同聽其別奏庶足盡諸臣之見而所議者公帝然其言下詔中飭尋命兼督團營言官攻張璉桂萼黨并及承勛承勛連章求退因言自先朝權奸迭興紀綱大紊承此圖治爲力甚難而議者忽庚甲先後之戒欲以迫急致之廟堂論事甲可乙否朝令夕更改致政令不信於天下此指彼爲流俗彼目此爲更張黨議

一興人懷疑畏恐禍發旦暮間願陛下未苞桑之計
立宏遠之規毋專事細圖致傷元氣帝復溫旨荅之
時中官出鎮者率暴橫承勛因諫官李鳳毛等建言
先後奏裁二十七人中外大悅又奏革錦衣官五百
人監局冒役數千人獨御馬監未汰給事中田秋復
條上之承勛因言監所畜馬驢不過千七百餘匹而
牧卒至三千七百餘人請先以七百人歸伍馬醫及
金鉞諸匠以千計多冗宜留醫百人匠六百人番休
應役餘皆歸伍騰驥四衛詭冒依附最號叢奸請如
旗手諸衛制屬臣部考覈彰官府一體之義制可中

宦言曩時彰義門破也先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易集隸兵部不便復下部議承勛言徃歲之事正以兵權歸奄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禍由王振東市作賊即曹吉祥也帝卒從承勛議歸兵部汰其兵寇犯大同議遣大臣督兵衆推都御史王憲憲不肯行給事中夏言責之且謂承勛曰事果急公當請行承勛唯唯然竟不請於是給事中趙廷瑞並劾之會寇退罷明年春親蚕議興承勛言三代以下非無親耕親蚕者率具文不足道獨漢文帝二年耕籍田賜民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豐殖刑措不用望陛下取

以爲法燕閒之時見幃幄服御之麗卽思曰得無有
製錦繡逞淫巧以害女工者乎睹噐用車騎之盛卽
思曰得無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功者乎享玉食
之豐則思小民或困於衣食覽讞獄之奏則思愚民
或陷於刑章至於天下之大隙地皆足耕稼道旁咸
可植桑宜勅內外有司召民墾荒寬其租徭招流庸
復業貸以牛種凡禪農桑者無事不行妨耕織者無
害不去則衣食足而禮讓興庶陛下今日復古之意
爲不負也帝稱善十年春大風晝晦帝憂邊事承勛
言去歲冰合賊騎盡入河套延寧固原皆當警備甘

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糴貯以備緩急
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今亦卜剌又深入兩寇雲擾孤
危益甚河套賊出入殺掠並經莊浪急宜繕塞設險
斷臂截踵使不得相合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即
爲門庭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
復興曠日淹時恐釀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極異日
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留意用人理財
早存警備庶邊鄙無虞帝嘉納焉承勛沉毅果斷有
經濟大略帝方銳意求治所信任自輔臣外獨承勛
與胡世寧二人大事輒咨訪二人亦孜孜奉國知無

不言鬱然有時望乃世寧既卒僅半歲承勛亦卒帝深嗟悼贈少保諡康惠彝典外特賜白金綵幣米蔬諸物異數也承勛服官四十年家無餘貲其議大禮與張璠等合故帝始終信任之

吳廷舉字獻臣其先嘉魚人祖戍梧州遂隸戎籍成化末舉進士除順德知縣總督屠瀟檄使見與語甚溫良久乃言順德有中貴人屬修先祠以煩君廷舉謝曰非明詔不敢役一夫費一錢也瀟嗒然意恨之市舶中官出銀市葛意責其贈遺廷舉即市二葛與之曰不可則請還銀且葛非產也中官怒持銀去御

史汪宗器惡之曰彼沾沾抗上官自喜耳會廷舉毀淫祠二百五十所撤其材作堤葺學宮書院宗器謂有所侵盜執下獄按會至竹木瑣屑不得間乃慚而止有鄉大夫二子犯盜廷舉生其少子而榜門辱之後少子改行泣請曰與其榜門以辱先人不如死廷舉惻然撤之宗器聞捕其人令自引納賂其人頓首曰死分也不敢誣廉吏考掠無貳辭爲縣十年瀟方居吏部稍遷成都同知以憂解官起補松江用馬文升劉大夏薦擢廣東兵備僉事從督府潘蕃討南海清遠諸盜悉平之正德初遷副使岷府遣使市藥物

橫取於民廷舉劾奏之又發總鎮中官潘忠二十罪
忠亦訐廷舉他事逮繫詔獄廷舉不勝刑自誣服劉
瑾矯詔命荷校十餘日垂死乃得釋戍雁門旋以赦
免揚一清薦其才擢江西右叅政督兵討靖安賊不
利奪冠服七年敗華林賊於連河還冠服如故尋從
陳金大破姚源賊殷重十等其黨王浩八走據裴源
復從俞諫破之初賊首胡浩三既撫復叛廷舉輕騎
往諭爲所執然不敢害居三月廷舉盡得其要領以
計誘之使攜及廷舉得還浩三果殺其兄浩二營中
內亂廷舉進兵乘之遂禽浩三會與副使李夢陽不

協奏夢陽侵官因乞休不俟命竟去坐停一歲俸起
廣東右布政使復佐金平府江賊增俸一等十二年
擢右副都御史賑湖廣饑已復出湖南定諸夷疆地
時寧王宸濠逆頗有端疏陳江西軍政六事爲豫防
計世宗立召爲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上疏自劾言
先帝末年逆臣錢寧江彬亂政臣於時爲都御史職
在糾彈曾無一言陸完在吏部傾心張銳王瓊在兵
部誥事錢寧百僚遷除亡不用賄臣耳聞之又無一
言致仕少師梁儲臣微時故交從先帝南巡遽欲請
御寶以行自北抵南未見迴鑿之請少傅蔣冕臣與

同籍交好見國事日非既不能引裾以諫及微言不聽又不肯掛冠而行其於輔相之道甚不稱臣思古人於朋交有過必諫而臣括囊自保曾無規切是臣於君臣朋友之際無一可者臣所謂不職非歸詞也乞從罷黜以儆幸位不許冕亦求罷帝溫旨慰諭之冕復言臣與廷舉交好四十年前臣扈駕南巡廷舉數抵臣書語多獎借不圖今日有此詆訐使臣不早掛冠何以謝良友帝亦頗不直廷舉調爲南京工部冕固請留之不聽嘉靖元年廷舉復乞休勸帝勤學修政親賢遠奸日覽大學衍義以資鑑戒䟽再上優

詔勉留明年以災異復自劾求罷且言古帝王遇災
修德策免大臣今兩京卿寺三年間被劾數四者直
悉令致仕仍望陛下日親師保訪九卿進儒臣繹經
史覽章奏去譏遠色屏斥佛老早擇宗室承興國之
祧其威畷之橫賞宮寺之濫恩具與追奪所謂應天
以實者庶幾在此因上其劾興革十二事詔悉施行
尋改南京戶部其冬遷右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折
豪強植貧弱禁私驛罷濫供吳民畏而德之長洲知
縣郭波以事挫織造中貴張志聰志聰怒伺波出擁
徒十百人執波倒曳之車後典史蕭景腴方操兵教

場急率兵大呼救波扼志聰吭落其帽百姓盡登屋
飛瓦下擊志聰及其黨始散去遂誣波毆勅使波及
景腆俱被徵罪且不測廷舉具言志聰貪黷狀白波
等無罪帝乃降波五級調景腆遠方志聰亦召還三
年以大禮議未定請如洪武中修孝慈錄故事令兩
京部寺臺省及天下督撫各條所見并詢家居老臣
刻日劾奏得二三大臣入對便殿采而行之彙爲一
書以詔後世時已定稱本生考給事中張原劾廷舉
首鼠兩端陰附異論劉祺復劾廷舉欺罔九罪不報
明年仁壽宮災復上疏陳時政謂宜省躬思愆凜漸

不克終之戒。敬大臣容直言約束勲戚。放出宮女。毋廢於學。毋倦於勤。毋壅蔽於左右。報聞尋改南京工部尚書。辭不拜。稱疾乞休。帝慰留已復辭。且引白居易詩。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重。我作閒人。張詠詩。幸得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之句。語多詼調。中復用嗚呼字。帝怒。以廷舉怨望。侮慢無人。臣禮勒致仕。廷舉面如削。瓜衣敝帶。穿不事藻飾。而神采英毅。言行必自信。人莫能奪。初在太學時。兄事南城羅玘。玘病痢。僕又死。自爲煮藥。餌飲之。負以如廁。一晝夜數十反。玘既瘥。與廷舉同成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年。

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獻臣生我也好薛瑄胡居仁學集其要語以傳慕陳獻章尊事之順德梁景行獻章弟子也有賢行廷舉與之善後由鄉舉爲崇明知縣多異政家居久不出廷舉再薦於朝終壽府長史宦雖不達而風操與廷舉埒世稱兩人善交廷舉家貧所居湫隘亡郭外田丘墓所寄纔十餘畝而有書至萬卷及卒總督姚鏌爲庀其喪隆慶中追謚清惠弟廷弼舉於鄉亦厲掄行廷舉被徵追與俱及下獄禁弗通飲食廷弼竊饋餉之廷舉荷校吏部前廷弼卧其械下刑部主事宿進見之歎曰脫兩人死我

何用生爲奏記張綵得釋時人嗟稱焉

鄭岳字汝華莆田人弘治六年進士爲戶部主事改
刑部十二年岳同官董天錫偕錦衣千戶張福決囚
爭坐錦衣帥爲之言福遂坐天錫上岳言錦衣兵部
轄也主事部屬千戶衛屬令列其上不可且紛更之
事邇者非一如糾劾非鎮監之職而董讓行之太常
本禮部所統而崔志端專之雖陛下已知其妄然猶
不寘於理此所以臣下效尤卒無忌憚也䟽入忤旨
逮繫詔獄戶部尚書周經侍郎許進等論救不聽都
御史閔珪當岳贖杖還職從之尋進員外郎明年侍

卽進禦寇大同無功廷議欲代之更出京軍起廢帥
趙景岳言進不可代景不可用京軍不可出不報已
遷湖廣僉事歸宗蕃侵地於民治施州夷民相讐殺
者禽數人餘罷弗問索土官私鑄僞印及掠賣男女
百餘人皆獲之荆岳饑勸富民出粟弛河泊之禁屬
縣糧當輸遠衛者給以直乃倍得米賑濟正德初擢
廣西副使土官岑猛當徙福建而猛據田州不肯徙
岳徃撫之許爲奏改近地猛乃悔罪請自効尋改廣
東遷江西按察使以執法爲寧王宸濠所惡及就遷
左右布政使益與宸濠左宸濠奪民田億萬計民立

若自保宸濠欲兵之岳持不可宸濠愈怒會副使李
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岳承檄按之夢陽遂
執岳親信吏使言岳子法交通納賄宸濠因助夢陽
奏其事因法掠治不已自定爰書授二司遂以兵圍
岳署悉捕治其家人給事中王壙等交章訟岳寃言
江西盜賊縱橫而諸臣競逞私憤請遣大臣往勘巡
撫任漢亦言御史李伸覈訊不實帝乃遣大理卿燕
忠會紀功給事中黎真按問宸濠復質連證者家以
劫之岳曰奈何以下官禍多人乎遂誣伏奪官爲民
十四年宸濠叛中外交薦起四川布政使以憂不赴

世宗初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歲饑發廩賑貸奏以公帑銀十二萬兩代民輸京師民深德之甫兩月召爲大理卿帝推迎立功欲封閣臣爲伯岳遺書蔣冕請勿受嘉靖元年冬上言內臣賈全等侵蝕倉庫宜正刑章乃特蒙曲免將使左右效尤恣意侵盜害何可言近如陵戶杜文舉等輒以內臣奏請事從中決部臣執奏天聽莫回其他下司禮處分者甚衆夫法者天下之公也事干貴近輒有軒輊是法不信於天下也古人有言法行自近又曰官中府中合爲一體乞自今內臣有犯悉聽部院問理庶昭平明之治

帝不能從明年四月岳以帝數不豫上言陛下春秋方盛宜遵聖祖寡欲勤政之訓宮寢有制進御以時退朝之後即御文華裁決章奏日暮還宮不惟修身立政亦以養壽命之源帝報聞出按甘肅亂卒事總兵官李隆等皆伏罪還朝以災異陳刑獄失平八事尋遷兵部右侍郎時大禮未定岳言若以兩考爲嫌第稱孝宗廟號毋稱伯考以稍存正統大學士石珪請從之帝切責珪奪岳俸兩月轉左侍郎山海關故不征稅岳請罷弗許大同軍亂岳建議止誅首惡者事已定而侍郎胡瓚陳兵恐之乃復叛瓚懼遷班師

以功聞中官子弟從者皆得叙岳方署部事執不可
中官崔文有寵欲用其兄子爲副將岳又持之由是
左右皆怨四年六月寧夏總兵官种勛行賄京師偵
事者獲其牘無岳名而御史聶豹以風聞論列岳自
白因乞休去

范輅字以載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行人十年除
南京御史時武宗久無子輅率同官上言宋臣范鎮
謂置諫官爲宗社計臣等諫官也不以宗社至計告
其君是愛死嗜利之臣矣陛下嗣大曆服已踰十載
日馳騁於騎射服習於戎陳前星未耀而深宮不御

孤立之勢可爲寒心陛下苟爲宗廟社稷計莫如擇宗室之賢者育之宮中俟有嫡嗣遣歸藩府昔宋仁宗未有繼嗣韓琦進孔光傳以勸曰成帝中主尚能立弟之子况陛下乎仁宗納其言儲位遂定願以仁宗爲法斷自聖衷早定至計不報輅先後劾江西鎮守中官黎安南京守備中官劉瑯南京大理卿任漢罪發衛帥簡文王忠暴橫狀又論馬姬已有娠不當入宮語皆切直明年清軍江西寧王宸濠寵伶人秦榮僭擬如王者輅劾治之又論中官畢真前黨附劉瑾奉使山東淮南科歛民財數十萬瑾敗更營廣東

市舶及山東鎮守貪橫如初今在江西威福自恣人惴恐跡真所爲視瑾尤甚及今不爲之所必爲他日隱憂因條其貪虐十五事真多內援留疏不下是時宸濠驕橫令諸司以朝服見輅不可抗章言高帝定制王府屬僚悉稱官其後始稱臣餘文武及京官出使者則稱官而出使者相見以便服今天下王府制未盡一臣以爲尊無二上凡不稱臣者皆不宜具朝服以嚴大防甫下禮官議宸濠遽馳疏爭之禮官不敢決詔廷議始請如輅言宸濠自是怨輅而真銜之尤甚會輅乘輅過真真奪其輅并據他事誣奏遂

逮下詔獄南京御史曹銓等救之不聽值武宗巡幸
海繫經年至十四年四月竟謫龍川宣撫司經歷未
幾宸濠及真謀逆誅御史謝源伍希儒等交章請召
輅世宗初復故官俄遷福建僉事居數月轉江西副
使有政績嘉靖初致仕歸用尚書胡世寧薦起密雲
兵備副使討礦賊有功歷浙江福建左右布政使卒
官

論曰宸濠之變世寧首伐逆謀身瀕死矣三上書不
見省僅而得免承勳廷舉以才略見憚岳輅守正至
陷於刑辱諸臣効曲突之謀朝右成履霜之漸誰階

之厲貽患東南則陸完諸人之罪其可逃乎且世寧
之欲棄哈密專守河西承勛請毋用兵芒部老成謀
國尤非僅功名之士所能幾及者哉

明史卷二百七十

列傳一百二十一

廖紀

高友璣錢如京劉詔楊志學

周期雍

顧應祥 張潤

王杲王

曄潘潢族父鑑孫應奎 孫應奎

方鈍

吳山 賈應春

鄭曉子履淳趙炳然

廖紀字時陳東光人舉弘治三年進士久之謁選吏部尚書屠瀟器之用爲考功主事累遷文選郎中正德中歷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廠故有羨金主者多私之紀獨籍於官遷吏部左右侍郎世宗立拜

南京吏部尚書踰年調兵部叅贊機務被論解職嘉
靖三年大禮議既定吏部尚書楊旦赴召道劾張璁
桂萼奸邪璁萼惡之其黨陳洸遂劾旦而薦紀帝即
罷旦以紀代之紀䟽辭言臣年已七十精力不如喬
宇聰明不如楊旦二臣且去臣何敢居此帝優詔不
許時宇旦方爲帝所惡而紀顧稱之時論以此多紀
紀雖由璁等引用未嘗不孤行其意明年光祿署丞
何淵請建世室祀獻帝卞廷議紀等執不可帝弗從
紀抗章曰人子之孝其親心無窮也分有限也得爲
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非所以爲孝如淵之言

是獻帝昔北面於外藩今並躋於列祖干君臣之分
亂昭穆之倫蔑祖宗之制所謂不得爲而爲者也臣
謹昧死請罷勿議帝不納會廷臣多爭者議竟寢已
陳正士風重守令惜人材三事其言惜人材謂正德
之季宗社幾危幸賴大小諸臣夾輔匡救今議者但
知平定逆藩之功而不知保護京師之力自陛下繼
統以來老成接踵而去新進連茹而登以出位喜事
爲賢以凌分犯禮爲貴數年之間人才漸不足用臣
待罪銓衡心切憂懼望陛下思養才之難用才之急
於昔年致仕大臣念其保護之勲量行召用其他降

職除名遣戍者咸與維新使得以才自效實今日急務也。䟽入帝但納其前二事而已。三邊總督楊一清召還內閣總等欲起王瓊代之紀則推彭澤王守仁帝不允復以鄧璋王憲名上帝竟用憲紀言臣爲邊方計所推皆一時人望而禮部尚書席書謂臣內順相君外制臺諫書爲此言必有所主夫推用人才臣部職也今舉朝所不敢言不敢爲者書率攘臂言之爲之其才過臣遠甚請罷臣而用書毋使爲所齟齬帝慰諭之五年正月御史張袞喻茂堅朱寶昌以世廟禮成請宥議禮得罪諸臣總等亦以爲請章俱下

吏部於是紀等列上四十七人而帝卒報罷御史魏
有本以劾郭勛救馬永謫官給事中沈漢等交章論
救帝俱不聽紀從容爲言且薦永及楊銳可用帝納
之有本得無謫紀爲人端亮謹朴淡於世味恒以簡
籍自娛初在南都持議頗與璵輩合坐是劾罷故璵
輩引爲同心冀其助已而紀自以先達不屑附麗徃
徃與抵牾以是諸新貴亦不喜之紀以年老數稱病
乞歸帝輒慰留六年請益力乃許先是獻皇實錄成
加太子太保至是進少保賜勅乘傳夫廩視故事有
加卒贈太保謚僖靖

高友璣字肅政樂清人弘治三年進士由南京刑部主事歷九江知府治蹟爲江西冠正德初田州土知府岑猛以罪廢改置流官以命謝瑚憚不赴被徵所司議擇才吏往適友璣考績至京遂命爲廣西右叅政知田州事至則開示順逆待以至誠爲設科條建學校平徭賦四境寧謐始猛入謁必擁兵自衛既乃釋去受約束惟謹後朝議復猛官召友璣還會權倖有不悅者復以知府調衛輝歷遷陝西右布政使友璣練達政體剡決如流所至稱治八年正月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甫涖鎮賊大舉入犯南攻朔州

圍馬邑總兵官葉椿遣將四出邀擊賊乃退五月復
數萬騎分九道入縱橫七日殺居民三千餘人掠孳
畜數萬友璣拊循剗殘蒐討軍實瘡痍復起坐失事
貶湖廣副使嘉靖初歷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
鳳揚諸府鹽徒多爲盜捕誅其渠魁豐沛大水民饑
力請寬恤郵傳冗費暨漕務宿弊釐革爲多遷南京
工部尚書七年冬召拜刑部尚書甫三月坐金輅獄
罷歸語詳許瓚傳友璣當官有器局里居十八年蕭
然若寒素中外數推薦竟不起卒贈太子少保諡襄
簡友璣之後爲刑部可稱者有錢如京劉詎如京桐

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歷知青田定海二縣徵授御
史正德中清軍江西屬府粟當輸南京者有司懼督
責虛文報竣後歲荒除逋租不在蠲數民困益甚如
京奏其狀乃詔免徵改按畿輔后父慶陽伯夏儒乞
清河地三千三百頃民以失業競懇闕下詔中官張
淮侍郎王瓊往按不爲辨民復走懇詔如京再勘之
如涼言清河止德府退地七百頃足以異儒他皆民
產不當奪且縣賦歲止千餘石而戚畹家徵銀乃至
萬有餘兩重困民力崇殖私門倘民窮生變亦豈戚
里之福帝竟不許十一年詔遣中貴史宣崔通織造

南方劉允迎佛烏斯巖如京偕同官力諫不納歷太僕卿嘉靖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累遷南京戶部尚書三載考績留掌刑部九廟災軍民入運瓦礫得金銀煨燼中緝獲下吏即官懼失帝意坐以盜內府物如京不可悉予輕比浹歲引疾去亦以端操稱於卿卒贈太子少保諡駉陵人父璟刑部尚書諡舉正德十年進士爲寧國推官攝蕪湖事武宗南巡中貴索賄不得執繫詔獄世宗立復官尋擢御史先是登極詔書汰冒濫軍官至三千餘人後多賣緣奏復於是愬者不已嘉靖六年詔諷偕給事中程輅兵

部主事周易再覈之訊等推較留當存者數百人餘
並汰去愬者遂絕遷南京通政叅議歷南京刑部尚
書二十八年召改北部初帝幸承天河南巡撫胡纘
宗嘗以事笞陽武知縣王聯巡按御史陶欽夔旋劾
其貪汙罷之聯河間人素兇狡至是益滔暴嘗毆辱
其父良良訴之御史閻隣論死久之以良請出獄復
坐殺人聯求解百方不得後知帝喜告訐乃披纘宗
迎駕詩有云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指
爲謗詛且言纘宗託已刊布不從故屬欽夔論黜羅
織成大辟凡生平所不悅者副都御史劉隅給事中

鮑道明御史胡植馮章張洽叅議朱鴻漸知府項喬
賈應春等百十人悉構入之候長至日令其子詐爲
常朝官闌入闕門於班行中聲寃帝大怒立遣官捕
纘宗等下獄命訊會法司嚴訊訊等盡得其誣罔仍
坐聯死當其子詐冒朝官律斬而爲纘宗等乞宥帝
既從法司奏坐聯父子辟然謂纘宗刊詩不能無累
民又摘奏中語頗有詰讓下禮部都察院叅議嚴嵩
爲之解乃杖纘宗四十與訊俱除名法司正貳停半
歲俸而卽官承問者下詔獄嵩以對制平獄有功令
兼支大學士俸嵩辭乃允時帝以喜怒爲生殺每遇

大獄法官率首鼠兩端甚至翫法狗上意稍有執正
譴責隨之以故刑獄多失平訟於是獄獨能持法身
雖黜而天下稱之

楊志學字遜夫徐人弘治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
郎中督餉宣府志學有材智愛士卒粟賤給以銀貴
仍給粟爲捨上法令商人以芻粟入倉爲中鹽先後
弛豪猾不能越商便之邊儲頓充遷萊州知府歲饑
開倉賑貸大旱禱於海神徒步往返數十里大雨隨
降民歌頌之爲河南左叅政會河北久不雨條上救
荒十二事彰德諸府免運糧當徵者二十萬石志學

不俟報下令停之驛傳藉以二戶供一役民多破家
志學令一大戶佐以四中戶民咸感悅正德十三年
超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帝數往幸江彬等恣
徵索橫甚志學皆取辦公帑不爲民累又能得士卒
心有違警爭致死力違境寧謐世宗嗣位疏言代府
宗支繁衍歲祿不繼請官鋪銀二萬餘兩及河東餘
鹽銀濟之報可時仍歲告饑志學再請發帑賑救又
奏增軍士月糧折色以故宣府同時遭災士卒至鼓
噪乞餉而大同晏然帝即位恩例賞邊軍銀人二兩
次同有卒五千五百人以非常操軍不與志學言此

卒分番徼探勞苦與搃軍等乞頒賞如例遂得半給
居五年邊人愛之若慈母以疾累乞罷並慰留就進
右副都御史最後總督侍郎孟鳳代爲請乃得允家
居久之廷臣屢薦至嘉靖十年始以故官撫寧夏寧
夏要害地曰花馬池總制楊一清王瓊始築牆守之
然牆卑薄寇輒毀之以入又多沙磧隨築隨圯志學
疏於朝築而增高者三之一增厚者四之一凡三百
餘里增置敵臺二百餘警鋪七百餘沙圯者即堅土
改築之凡五十餘里工成邊備益固寇嘗掠西海遇
寧夏境志學議調兵禦之總兵官周尚文不從志學

疏劾尚文罷其職召爲刑部右侍郎未行會吉囊入
寇戰於柳門敗之又追敗之蜂窩山斬首百四十級
被傷及墜河死者無算捷聞賜金綺尋進左侍郎十
七年拜工部尚書俄調刑部明年帝南巡志學疏諫
不聽扈從還京六月雷震奉先殿偕諸大臣自陳乞
罷詔許致仕志學練時務所施設皆得宜其撫兩鎮
皆推行搶上法如宣府時兩鎮遂有餘積大同有奸
商初以中鹽冒引沒貲於官賄江彬矯詔償其直志
學不可偵戶部解銀至預與軍爲期日餉至商環集
以請志學曰已與軍約不可奪也卒弗與歷官五十

年謗議不及一時稱能臣卒贈太子太保諡康惠子
守謙自有傳

周期雍字汝和江西寧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南京
御史劉瑾既誅悉起諸為瑾斥罷者用之而給事中
李光翰任惠徐蕃牧相徐暹趙士賢御史貢安甫史
良佐曹閔王弘葛浩姚學禮張鳴鳳王良臣徐鈺趙
佑楊璋朱廷聲劉玉部郎李夢陽王綸孫磐等以劾
羣奄故未得錄期雍偕同官王佩力請遂皆召用兵
部尚書王敞本庸才以附瑾得進期雍請斥之焦芳
劉宇助理為虐點罰不及劉大夏韓文揚守隨林瀚

張敷華守正被陷未蒙滿雪期雍皆極論陳金討江西賊縱苗兵殺掠期雍發其狀尋清軍廣東勅鎮守武定侯郭勛金與勛皆被責出爲福建僉事寧庶人反簡銳卒數千赴討會賊平乃還嘉靖初爲浙江叅議討平溫處磔盜予一子官再遷湖廣按察使九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先是薊州密雲關堡數十以避寇警盡移入內地賊騎益得長驅期雍悉修復之數列上便宜入爲大理卿時兩京法司問囚或不送大理覆讞卽大理所駁還或故淹延致囚瘐死期雍並請旨釐正歷刑部左右侍郎右都御史十八年

拜刑部尚書其秋大計京官言官劾期雍嘗納賄吏部白其誣有詔戒諭言官時郭勛益用事欲修卻明年風霾因勸帝罷免大臣期雍遂去位辭朝猶疏四事請帝葆天和養儲貳任忠良防欺蔽家居十年卒顧應祥字賴賢長興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饒州推官吏以其年少易之及見應祥剖決精敏乃瞿服不敢肆姚源洞賊執樂平知縣汪和應祥單騎扣其壘諭以禍福和得釋還用治行徵以年不及格不得爲給事御史僅調錦衣衛經歷時錢寧掌衛事干謁者雲集應祥獨不附出爲廣東僉事饒平有巨寇協部

御史陳金討敗之進秩一等遷副使分巡南昌時宸濠初平應祥拊循瘡痍民賴蘇息歷山東按察使疏陳慎謫戍戒酷刑杜株累嚴軍政四事悉報可俄就遷右布政使九年冬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昆陽新興賊作亂與巡按御史毛鳳韶等討平之居三年所規畫便宜凡二十餘疏雲南人深德之聞母喪不俟代竟歸尋知非制復馳還爲巡按御史楊東所劾落職候勘應祥遂劾東行事乖方滇南十餘府巡歷僅五之一以無罪箠死屬吏二人日與叅政楊濂等置酒高會而按察使蔣彬卑諂尤甚叅議華金等

遠事參謁騷擾道途宜並罪於是東彬亦落職降濂
等五人秩而金等五人按臣逮問應祥一疏而去監
司幾盡時論亦以爲過家居十五年廷臣言應祥以
母故獲譴過薄乃以故官再撫雲南遷南京兵部右
侍郎二十九年召拜刑部尚書大學士嚴嵩應祥同
年生也以尚書之召爲已德而應祥無所私厚嵩不
悅明年京察嵩風言官拾遺遂調南京刑部當報囚
比至踰冬至二日應祥以得旨在先竟決之爲給事
中賀涇等所論遂罷歸應祥聰敏多才藝所至有能
聲故蹶而復起終致高位於書無不窺尤精九章勾

股法卒年八十三贈太子少保

張潤字汝霖臨汾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宜陽知縣
正德二年徵授刑科給事中劉瑾稽覈遭餉命潤往
甘肅潤不敢逆瑾意還奏前巡撫侯瓚以下三十餘
人並虧損芻粟詔罰米輸塞下有差尋遷禮科右給
事中河南巡按御史趙珉已代還而勘合未完潤以
專職不撻發與同官四人各杖二十瑾誅偕六科諸
臣疏劾瑾黨遺奸尚書則畢亨洪鐘柴昇劉纓劉璟
侍郎則李瀚夏昂陸完崔巖張志淳李遜學都御史
則文貴張禴林廷選大理卿則張綸府尹則陳良器

祭酒則王雲鳳卿佐則楊廷儀張龍張禴蔡中孚吳世忠屈銓給事中則段豸御史則崔哲李紀周霖咸請治罪於是罷黜者十二人再遷戶科都給事中瑾嘗增遼東諸衛屯田糧額潤以爲言得還其故畿輔及山東河南江西四川州縣皆爲賊所殘潤請發帑遣大臣賑恤已奏四方用兵公私交困而盜賊縱橫未已自督撫以下皆宜行罰又因歲旱請嚴禁有司無名科歛皆議行擢順天府丞十三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黜貪殘拯彫敝條上軍民疾苦十餘事政甚有聲遣艱歸世宗即位起撫寧夏屬衛屯田有

垣於河者奏蠲其租斥鹵地舊徵米斗二升亦如請
寬減嘉靖二年召理院事尋進左副都御史新會賊
攻剽城邑殺掠人口千計按察使周宣止劾百戶吳
良輔濶上言良輔誠宜罪但上有監司將領次有府
縣衛所今悉置不問而獨罪一百戶豈朝廷設官意
哉帝然之命俱按問六年坐李福達獄落職歸廷臣
屢薦率報罷十八年起故官俄遷兵部右侍郎居數
月調戶部督倉場明年代蔣瑄爲工部尚書時工役
繁興度支告匱乃奏言內工如一號諸殿外工如諸
陵壽宮沙河橋工宜次第告竣其西苑仁壽宮及鼓

樓六聖碑亭乞暫停罷曩四郊所費僅四十六萬慈寧宮四十萬今慈慶宮費至七十一萬一號殿亦至七十六萬費已增矣而工猶未畢乞勅內外官加意樽節帝從其議惟西苑仁壽宮仍趣速成再遭喪服除起南京吏部尚書居數年考績赴闕適遷戶部尚書仍督倉場遂懇乞致仕歸潤爲人有器度鄉居恭讓好禮後進士以爲模楷焉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

謚恭肅

王杲字景初汶上人正德九年進士授臨汾知縣擢御史巡視陝西茶馬武宗遣中官分守蘭靖二州杲

上言窮邊饑歲不宜額外設官爲民累不報世宗即位疏劾陝西總兵官趙文黨附江彬又與司禮魏彬結爲姻婭納賄邀功罪惡顯暴今江彬已伏誅文與魏彬不宜獨免乃逮治文悉報可嘉靖三年帝將遣中官督織造於蘇杭杲抗疏極諫不納久之擢太僕少卿改大理再遷左副都御史進戶部右侍郎十八年河南大饑命杲往賑杲言救荒當如救焚今殍死已十餘萬子遺之民旦夕待哺河南倉庫所在皆虛若待至彼而後請給民死者又不知凡幾矣宜發帑金賑貸便詔齎臨清倉銀五萬兩以行杲既至復言

饑民日益乞更發十五萬兩帝如數予之杲於是盡
心賑恤所全活不可勝計事竣拜銀幣之賜尋以右
都御史總督漕運故事繕治運艘率軍三民七至是
總兵官顧寰以軍民困敝請發兩淮餘鹽銀七十萬
戶部尚書李如圭執不可杲疏請改折兩年漕運十
之三以所省轉輸費治運艘勿重困軍民帝報可踰
年遂入爲戶部尚書后父安平侯方銳奏乞張家莊
馬房地杲言此地二千餘頃正供所出不可許宜以
大慈恩寺入官地二十頃予之帝從其議是時國儲
告匱而諸邊請增餉者無虛月四方又多以水旱告

給事中李文進請勅廷臣議所以廣儲蓄者杲條列九事以獻已又上制財用十事帝咸納之舊制歲漕四百萬石杲以倉粟有餘而用度不足凡遇奏報災傷率從改折以便民一日帝見改折者過半大驚以詰戶部杲等引罪勅自今務遵祖制毋輕變杲歷官清謹及掌邦計夙夜在公事無不辦帝亦深倚之後有詔買龍涎香杲久不進帝以此不悅最後給事中馬錫勅杲及巡倉御史艾朴受兩淮運司解官賄屬管庫員外郎余善繼收納偽銀帝怒遂下杲朴詔獄杲疏辯不納給事中厲汝進復言總督倉場尚書王

晞亦受請寄并下詔獄杲朴遣戍晞斥爲民杲竟卒
於雷州戍所隆慶初給事中辛自修等訟杲冤詔復
官賜祭葬贈太子太保晞句容人正德九年進士以
吉安推官從都御史王守仁平宸濠有功遷大理寺
副偕廷臣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累遷右副都御史
巡撫江西歷兩京戶部侍郎出督漕運進尚書好學
敦行誼歷官著清操與杲皆黜不以罪時論惜之
潘潢字薦叔婺源人有文學內行修潔舉正德十六
年進士除樂清知縣遷戶部主事調禮部嘉靖六年
與修明倫大典改吏部忤尚書桂萼復調禮部進郎

中擢福建提學副使嚴立規條講明正學歷吏部左
侍郎二十八年代夏邦謨爲戶部尚書成國公朱希
忠提督團營疏言營馬額十二萬四千近因芻豆缺
供遂致減額請增發帑銀潢奏國初宣德以前夏秋
皆牧於草場又採青爲春冬計未嘗費芻豆雖正統
間邊疆多事亦止給兩月類年祖制盡壞歲支已至
十八萬今希忠復請宜勿從帝納其議往時太倉銀
庫歲入十每存二三及是府庫匱竭而各邊增兵設
戍靡餉不已其明年潢因延綏巡撫請益餉取詔旨
集廷臣議長策乃議言國初諸邊軍衛給餉則取之

民屯田養馬則取之芻牧歲有常供未嘗告乏邇者
民逋日多軍屯漸廢本源既竭末流從之宜下巡按
御史督逋欠補屯軍需以民屯二糧開中鹽引及諸
色稅課濟邊不有非常蠲貸毋奏請帑金時大學士
嚴嵩素銜潢守正議上嵩謂無裨邊計請再議潢更
列七事以聞卒不稱旨調南京工部尋就改吏部兵
部三十二年河南賊師尚詔作亂將犯鳳陽潢已遣
兵防禦而言官賀涇金豪等交劾潢遂罷歸潢居常
恂恂言若不能出諸口及當官議事人莫能撓居父
母喪三年不御酒肉與族祖兵部侍郎玠族父總督

侍郎旦工部尚書鑑同時都顯位有名蹟世稱望族
鑑正德三年進士雅厲節操勤於吏事嘗以右副都
御史巡撫四川討平西蕃深溝諸蠻盛有威惠卒諡
襄敏

孫應奎字文宿洛陽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章丘知
縣嘉靖四年入爲兵科給事中張璉桂萼枋國應奎
首疏論劾略言輔臣之任必忠厚鯁亮純白堅定者
乃足當之今大學士楊一清雖練達國體而雅性尚
通難以獨任張璉學博性偏傷於自恃猶飭厲功名
當抑其過而用之至於桂萼以梟雄桀鷲之資作威

福納財賄阻抑氣節私比黨與勢侵六官氣制言路
天下莫不怨憤特陛下未察耳乞鑒別三臣賢否以
定用舍疏入帝大感悟慰留一清而戒諭璉等備至
既而同官王準陸粲繼劾之兩人竟罷相準粲亦下
吏遠謫以應奎首發其奸不罪也尋以延綏大饑請
令老弱不能徙者官給之粟軍有馬者移他府就食
入秋遣還戶部以爲便從之未幾劾吏部尚書方獻
夫用人不計年資惟私姻黨衰老如冼光獻夫友也
卑陋如彭澤獻夫親也乃今日推光明日推澤恐自
此倖進日多而守己之士將坐絀矣帝頗納其言令

光改用獻夫力稱二人賢援汪鉉爲助且言澤以議禮故爲羣情所忌帝遂留光詘應奎議延綏巡撫李如圭久疾不去應奎劾罷之又言近海內饑饉盜賊公行府庫空虛民生憔悴而京師工役方興未已請酌緩急暫行撤罷於是頗有所停減再遷戶科左給事中行人薛侃以建言忤旨下廷訊詞連張璉應奎與同官曹忭趨揖璉令避且上疏言狀帝怒下之詔獄尋釋還職十一年大計天下庶官時王準謫富民典史汪鉉爲璉等修卻誣以不謹而黜之應奎不平抗章乞復準官治鉉黨附欺罔罪章下吏部尚書王

瓊璉黨也亦言準當黜乃謫應奎高平縣丞屢遷湖
廣副使督採大木坐累復逮赴詔獄得釋歷右副都
御史巡撫順天召理院事遷戶部侍郎二十九年進
尚書時京師新中寇塞上羽書旁午徵兵集餉度支
告匱天子方高居不視事大臣議事少不當意輒譙
讓謹責隨其後應奎於時拮据支吾不得已乃為加
派之計自北方諸府暨廣西貴州外其他量地貧富
悉增之期事寧即止於是驟增銀一百十五萬有奇
而蘇州一府乃八萬五千御史郭仁吳人也詣應奎
請減之應奎不從仁遂劾奏且罪應奎疏辨帝以仁

不當私屬竟調之外既而國用猶不足應奎上言今歲所入止二百萬四諸邊費至六百餘萬近一切取財之法行之已盡而匱絀猶故請令諸曹所隸官吏儒士厨役校卒悉汰其冗者而臣部一歲出入贏縮之數亦綜其大綱列籍進御使百司庶府咸知爲國惜財帝報可三十一年正月命應奎條上京邊備用芻糧之數應奎言自臣入部至今計正稅加賦餘鹽五百餘萬外他所搜括又四百餘萬而所出自諸邊年例二百八十萬外新增二百四十五萬有奇修邊賑濟諸役又八百餘萬帝以耗費過多疑有侵冒於

是分遣科道官往諸邊覈實而給事中徐公遴尋劾
應奎粗疎自用遂改南京工部尚書踰年就移戶部
又三年致仕歸卒應奎初爲諫官屢犯權貴矯然以
風節自厲晚官計曹值時多故一切爲苟且計功名
頗損於初有與應奎同姓名且同爲給事者餘姚人
字文卿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惡汪
鉉恣橫執疏暴其奸忤旨下詔獄已復杖於闕下謫
華亭縣丞然鉉亦竟罷去由是兩孫給諫之名並震
於朝廷累官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踰年罷歸應奎
受學於同縣王守仁爲人剛直自遂爲山東布政時

有劄開膠萊河之議者應奎力言不可議竟寢常入
覲與吏部尚書爭官屬賢否無所屈時稱其亮直
方鈍字仲敏巴陵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華亭知縣
嘉靖初徵授御史鈍爲人誠樸直諒而才足有爲兩
按河南山東並著風裁擢大理丞進少卿歷兩京戶
部侍郎三十一年帝將用韓士英爲戶部尚書爲言
官劾罷乃以鈍代之時承俺荅入犯之後諸邊驟增
餉銀至三百餘萬國用日絀而邊臣猶請給不已鈍
知其有乾沒惡之每邊臣陳請多執不與已而上言
天下歲入京庫銀僅二百萬兩有奇中外用度胥此

仰給比來有因時暫增而遂沿爲常例者如修邊銀自十九年後增至八十餘萬客兵銀自二十九年後增至二百餘萬是也有遞年增益而遂倍於常額者如京營馬料歲支本色折色各二十餘萬諸邊年例歲增募軍調軍至一百餘萬是也有因循日久而不可省者如錦衣衛將士月支米至四萬石光祿寺厨役月支至六千石京營諸軍歲支米至三百十萬石是也歲入不增於前而歲出日加於後可不爲寒心哉况今江浙倭川貴採木山陝歲荒勢不得不蠲減則二百餘萬之額尚憂不足而京庫所儲不及四

十萬諸邊年例尚欠八十萬度支之匱未有甚於斯時者請陛下博訪廷臣爲百年無弊之計報可尋又上言宣大二鎮軍餉歲至二百五十萬兩自足養兵數十萬據前大同巡撫王忬奏見兵八萬八千餘人而昨追賊山西止一萬三千人而已宣府巡撫劉廷臣奏見兵八萬有奇而每遇出戰合奇遊兵不過三千而已然則諸鎮之兵固多虛籍且亦有所養非所用者可不嚴勅邊臣力加撙節爲國家計久遠哉帝深然其言是時經費既不足而帝又用財無藝土木禱祀賞賚歲出不貲每以夜半出片紙有所徵取計

臣無敢延俄頃者由是國計益匱鈍憂懼不知所出
會大同右衛被圍當大發帑金濟餉鈍乃條上七事
大抵苟且應變計帝責其不足副急鈍謝罪已而尚
書吳鵬給事中趙鐸御史李承華等應詔陳理財策
鈍議行其二十九事益織屑傷大體帝覽之頗不悅
以事迫但罷其二事餘悉從之鈍掌戶部七年當公
私交罄多頭會箕歛之術然其居官無他過而大學
士嚴嵩素銜其不附已因帝方責鈍乘間言天下財
本無窮稍一會計數百萬可立致領司計者不爲國
忠謀耳帝入其言手詔改南京用鈍遂乞骸骨歸鈍

寡嗜慾薄世味尤嚴取予故人有覬遺者輒蹙額曰
汝不任職我不能庇汝賂我何爲或曰書一帙耳則
曰我自入仕惟讀大明律何暇讀他書終不納一日
會食戶部歎曰邊臣增餉不已實半入要津私橐奈
何左侍郎吳嘉會嘗撫薊州曰某當日無是事鈍曰
公爲邊撫三遷官三廢子若無是事恐不得今日嘉
會大慚其質直多此類隆慶萬曆時兩賜存問卒贈
太子少保謚簡肅

吳山字曰靜高安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
累官禮部左侍郎入西苑供奉青詞三十五年改吏

却尋代王用賓爲禮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保山與
嚴嵩全籍江西而守正不阿附嵩子世蕃見山漸登
用欲與爲婚姻介大學士李本爲酒飲山酒未行方
奕本以手掩局曰公知此酒何意山曰不知也本以
情告山佯驚曰吾老人也安從產女乎世蕃不悅而
罷帝知山賢一日問嵩吏部侍郎郭朴久任不當尚
書耶且曩時閣臣固有四人蓋欲相山而以朴代也
山子聞之以告曰上意乃爾大人亦須一揖首輔山
叱曰豎子吾肯以一揖博宰相耶嵩竟窘阻之有朱
隆禧者以順天府丞考察罷官因獻方術得加禮部

侍郎及卒請卹山執不與僉都御史唐順之卒於軍
總督胡宗憲疏具以死勤事請加優卹山曰順之全
歸官下何名死事亦不與故輔靳貴繼妻早寡及老
其孫有客於嚴氏者奏請旌表山謂宰臣命婦生受
殊封守節分也何事特旌徐階過於西內亦揖山而
爲之言山正色曰相公豈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默
然而罷會試自二十九年以後舉子多懷挾待售至
三十八年言者請嚴搜檢如鄉試山曰鄉會二試體
自不同會試之士歌鹿鳴而來祖宗待之甚厚故防
之亦輕奈何自我壞先朝法寧士負朝廷不可朝廷

負士卒不從時裕景二帥並建國本未定中外危疑
三十九年冬帝忽諭禮部具景王之國儀嵩知帝故
未有意出王時激於郭希顏之疏欲覘人心使人諷
山留王山曰中外望此久矣幸有命可復阻耶立具
儀奏之帝雖不悅亦無以罪也已王竟之國司禮監
黃錦嘗竊語山曰公他日去國得爲編氓幸矣山愕
然問故因言景王之國實非帝意聞者益爲山危之
山不顧也明年二月朔日當食是日微陰曆官言日
食不見即同不食帝以爲天眷喜甚嵩自西直走人
趣部急上賀侍郎袁煒亦爲言山仰首曰日方虧將

誰欺即仍球護如常儀禮畢具報帝大怒山引罪帝
曰爾守禮不必引罪禮科安在令對狀給事中李東
華等震懼劾山并請與同罪帝曰君事天如臣事君
不感君思國典不容也山謂寧盡已誠不可失正是
矣然不敬天意賣直沽名亦不可也東華停俸餘各
奪半年已而嵩言罪在部臣不當專責言官帝乃賞
東華等命姑識山罪吏科梁夢龍等見帝怒山甚恐
以不言獲罪又惡專劾山無以塞衆議乃并吏部尚
書吳鵬劾之詔鵬致仕山冠帶閒住天下皆惜山而
深快鵬之去云穆宗即位召山爲南京禮部尚書堅

辭不赴卒贈少保謚文端山直亮方嚴動必以正時
西苑諸臣多以青詞貴顯不藉是取寵者山與程文
德而已

賈應春字東陽真定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南陽知縣
遷和州知州入爲刑部郎中歷知潞安開封二府皆
能其官遷陝西副使未赴爲巡按河南御史陳蕙所
劾吏部以應春歷年並書上考即蕙亦雅稱其勤恕
疑之請下所司覈實詔兩人並解官候勘已所司白
其誣蕙坐貶應春亦謫山東鹽運同知由漢陽知府
復遷陝西副使進右叅政寧羗賊起會兵討平之遷

按察使左右布政使皆在陝西三十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採銀商洛間不得則橫派礦甲礦夫民大擾織造絨褐費鉅且工不易成應春皆拜疏祈免三十二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軍務時俺荅諸部強盛歲擾邊應春上言諸邊間諜不通每賊入寇莫測所向我則無所不備致兵分勢孤往往失事夫賊將內犯必聚衆治器腊肉飼馬傳箭祭旗其形先露而華人被掠者間亦臨邊傳報頗有左驗使邊臣加意撫勞厚以官賞令密行偵候我得專力爲備視漫然分兵散守者功相千百也請自今定爲賞

格探報得實致斬誠百五十級者官指揮賞千金下
此遞殺則人樂自効而賊之情實無不得矣帝立從
之其秋賊大入延綏縱橫千餘里殺掠五千餘人應
春督諸將邀擊且搗其巢獲首功二百四十以捷聞
而巡按御史吉澄極言敗狀詔給事中王正國往勘
還言二人奏皆不妄帝竟錄應春功官其一子明年
以宣大總督蘓祐衰老傳諭輔臣令致仕而命應春
代之俄以秋防將屆代者江東未至令仍舊任八月
套賊數萬人屯寧夏山後先遣騎五百餘入掠總兵
官姜應熊令將士固守紅井以綴賊而密遣精兵出

賊後薄其營賊大驚亂官軍奮擊斬首百四十餘級
進應春右都御史踰月賊別部寇永昌西寧者爲守
將所破而番人乘機亦寇鎮羌總兵官王繼祖掩擊
斬獲多並賜應春銀幣三十五年賊五千騎犯環慶
都督袁正破走之俄復數萬騎西寇莊涼守將設伏
邀擊斬首一百二十再予應春一子官應春在鎮數
載嘗築邊垣萬一千八百餘丈以花馬池閒田二萬
頃給軍屯墾邊人賴焉徵拜南京戶部尚書論邊垣
功進秩一等旋召爲刑部尚書未幾改戶部時國用
不足而四方輸賦多不及額應春以爲言因命徵不

及七分者所司毋遷官漕政弛廢運艘多逋負亦以
應春言重其罰由是人知奉職應春馭歷久所至慷
慨任事有能聲居戶部歲餘致仕去卒贈太子少保
鄭曉字室甫海鹽人嘉靖元年舉鄉試第一遂登進
士博洽多聞尤諳本朝典故既授職方主事日披閱
故牘遂盡知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尚書金
獻民屬撰次九邊圖志人爭傳寫以伏闕爭大禮下
獄廷杖大同兵變上疏極言不可赦張孚敬柄政器
曉欲改寘翰林及言路曉皆不應父憂歸久之不起
許讚爲吏部尚書以曉賢調之吏部歷考功郎中夏

言罷相帝惡言官不糾劾詔吏部會都察院考察去
留大學士嚴嵩因欲去素所不悅者曉執不從而去
喬佑等十三人嵩所厚者多與焉嵩深以爲憾未幾
曉調文選嵩欲用刑部郎中趙文華代爲考功曉言
於讚曰昔黃禎爲文選調李開先考功兩人皆山東
人詔不許今調文華則文選考功皆浙人曉有避位
而已讚遂謝嵩嵩欲以子世蕃爲尚寶丞曉曰治中
遷知府例也遷尚寶丞無故事嵩益怒尋以推用謫
降官周鈇等貶曉和州同知稍遷太僕丞歷南京太
常卿三十二年召拜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兼副都

御史總督漕運時大江南北皆中倭漕艘幾阻曉請
發帑金數十萬造戰舸築城堡練兵將積芻糗詔從
之先是中國奸民利倭賄多與通通州人顧表者尤
桀黠爲倭導以故結營砦皆據要害盡知官兵虛實
曉懸重賞捕戮之募鹽徒驍悍者爲兵增設泰州海
防副使築瓜洲城廟灣麻洋雲梯諸海口皆增兵設
堠遂破倭於通州乘勝追擊連敗之如皋海門既而
襲其軍呂泗圍之狼山賊衆數敗前後斬首九百餘
賊潰去錄功再增秩三資銀幣時倭寇多中國人曉
言武健才譖之徒困無所逞遂甘心作賊倘非國家

廣行網羅使有出身之階恐有如孫恩盧循輩出乎
其間禍滋大矣洪武時倭寇近海州縣以高皇帝威
靈薰謀臣宿將築城練兵經畧數年猶未乂安乃招
漁丁島人鹽徒蠻戶籍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使出
海宣布威德久之倭始不爲患今江北雖平而風帆
出沒倏忽千里倭恃華人爲耳目華人借倭爲爪牙
非詳爲區畫後患未易弭也帝頗採納之尋召爲吏
部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書帝以曉知兵改右都御
史協理戎政三十七年拜刑部尚書時俺荅圍大同
右衛急帝命兵部尚書楊博往督宣大師乃以曉攝

兵部曉言今兵事方棘而所簡聽征京軍三萬五千
人乃令執役赴工何以備戰守乞歸之營伍帝立從
之尋遷視刑部事當是時嚴嵩勢益熾屢誅鋤異已
曉素不善嵩至是益相牴牾其時大獄如總督王忬
以失律中允郭希顏以言事曉並予輕比而嵩則置
重典南都叛卒周山等殺侍郎黃懋官海寇王直通
倭爲亂曉置重典而嵩故寬假之惟巡撫阮鶚總督
楊順御史路楷以嵩曲庇曉不能盡法議者猶譏其
失出焉故事在京軍民有訟俱投牒通政司送法司
問斷諸司有應勒者亦叅送法司無有自決遣者其

後諸司不復遵守獄訟紛拏。曉奏宜循故事。帝報許。於是刑部間捕囚讞。輔而巡按御史鄭存仁謂訟當自下而上不得越訴。檄州縣法司有追取毋輒發。曉聞率侍郎趙大佑傅順守故事爭之。存仁亦據律執奏。章俱下都察院會刑科平議。議未上。曉復疏辨。嵩激帝怒。切讓遂落。曉職侍郎亦貶。兩秩。曉通經術。厲廉隅。甚負時望。爲權貴所扼。志不盡行。既歸。南巾布衣。與鄉里父老游。處見者不知其貴人也。既卒。子履淳等頌。曉禦倭功於朝。詔復職。隆慶初。贈太子少保。諡端簡。履淳字叔初。嘉靖四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

遷尚寶丞隆慶三年冬疏言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游臻臣等當慟哭流涕於殿庭陛下亦當卧薪嘗膽於宵旰也夫饑寒迫身易爲衣食罄罄赤子聖主之所以爲資若不及今定國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足以資他人矣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以來恭默三禩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竊慮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諱補牘奚從內

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廢於因循風俗流成玩愒功
罪罔核文案徒繁閤寺潛爲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
涉官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童牛羸豕無
先事之圖社鼠城狐有難施之計患豈在明前車不
遠萬衆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踈隔自開關以來
未有若是而可以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
爲小故之所淆弘濬哲以任君子勿爲僻昵之所惑
移美色竒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
庶政以蠻裔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援用
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疏經史講

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
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
踰於此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舒
化等以爲言乃釋爲民神宗立起光祿少卿卒

趙炳然字子晦劍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除新喻知
縣徵拜御史二十四年與給事中李文進覈宣大山
西兵餉劾前後督撫樊繼祖監司楊銳指揮馮世彪
等一百七十七人侵冒罪坐謫有差條上備遘十二
事歷按雲南浙江擢大理寺丞進少卿尋改右僉都
御史巡撫湖廣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四十一年

浙江福建總督胡宗憲下獄詔罷總督毋設大學士
徐階以浙江寇亂甫平請設巡撫綏輯遂進炳然兵
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徃任之浙民罹兵燹久又
值宗憲汰侈之後提編加派財匱力絀炳然廉潔率
下悉更諸政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半民皆尸祝
之明年福建巡撫游震得請浙兵勦賊詔發義烏精
兵一萬命副總兵戚繼光將之以徃仍諭炳然協力
應勤炳然言福建所以致亂者由將吏撫馭無術民
變爲兵兵變爲盜其由來漸也今又驅浙之兵以赴
閩之急竊懼浙之復爲閩也請令一意圍練土著使

人各爲用家自爲守急則兵緩則農然後聚散兩有所歸即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土後隣壤庶無釀成禍本又條上防海八事中言獲松浙江水師皆統於總兵駐定海陸師皆統於副總兵駐金山衛並受總督節制今督府既革則已別爲二鎮彼此牽制不得調發請畫地分轄各兼水陸軍務俱報可其年四月繼光破賊平海餘寇流入浙江官軍迎戰於連嶼陡橋石坪斬首百餘級新倭復犯石坪將士乘勝追擊殲之炳然以赴援督勦功再賜金幣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又明年給事中辛自修劾

罷戎政都御史李燧請擇素知兵者代之乃召炳然
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踰年詔兼右都御史總督宣
大山西軍務劾大同總兵官姜應熊罷之條列防邊
事宜又以新平平遠保平三堡密邇宣府舊屬大同
天成相去六十里孤懸塞外限隔崇山寇騎時出侵
擾猝難赴援奏添設叅將別爲一營詔皆如所請已
而寇自萬全右衛入至丁寧水峪總兵官馬芳與大
同山西總兵官孫吳董一奎合兵禦之寇遁去復被
賚尋召還部考滿加太子少保炳然歷官中外三十
餘年清勤練達所至有聲績隆慶初以病乞休去卒

贈太子太保謚恭襄

論曰世廟時司度支者如梁材公忠直諒世解其僥
矣若王杲力阻安平之乞潘潢不從成國之請抑又
其次馬應奎鈍應春皆盛有丰裁而功名或損則當
時主計之爲難也紀持議侃侃實有老成之風友璣
志學期雍應祥潤炳然俱官尚書未久罕得盡其力
用即晚明於法比而志亦弗伸惟吳山據禮守正毅
然其終不可奪則夫子之所稱剛者其庶幾夫